

帝國主義殘害 中國兒童的罪行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編印

帝國主義殘害
中國兒童罪行
一九五一年四月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編印

前言

這裏我們搜集的幾篇材料，乃是近來全國不少地區發現的，帝國主義殘害中國兒童的罪惡事實的記載，通過這些事實，人們不難瞭解帝國主義如何在中國偽善地利用『慈善機關』的名義，實際上在進行着殺人的勾當。

帝國主義殘害中國兒童的罪惡事實是駭人聽聞的，這本小冊子所搜集的材料僅是許多案件中幾個比較典型的事實，我們準備繼續揭發和刊露這類罪行，希望讀者們幫助我們搜集和供給這類材料，繼續揭發帝國主義開救濟黑店的罪惡事實，使全國人民與全世界人民澈底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

目次

前言

廣州『聖嬰育嬰院』	一
南京『慈愛育嬰院』	七
南京『聖心兒童院』	一六
『北京迦南孤兒院』	三三
福州『仁慈堂』	三七
九江『仁慈堂』	三二
杭州『仁慈堂育嬰院』	三一
天津『育幼院』與『仁慈堂』	三五

附錄

首都五十三單位代表緊急集會抗議帝國主義份子摧殘我國兒童	三七
天津各界要求嚴懲殘害中國兒童的創子手	四〇
我要向全人類控訴	四二
廣州各界紛紛慰問聖嬰院兒童	四七

廣州『聖嬰育嬰院』

廣州沙河區陶金坑四十七號天主教無原罪女修會主辦的聖嬰育嬰院，創設於一九三三年。現任院長潘雅芳，副院長高忠臣，及三個工作人員連望得、唐雅琴、呂信德，均係加拿大人。他們來廣州時間很長，都會說廣州方言。

該院的經濟來源約分三類：第一，向被托養的嬰孩父母敲索，一次要多少錢或每月要多少錢。當女修士們看到送嬰托養的人，衣服不破爛，生活還不錯時，便向送嬰者敲索十萬八萬元（過去收二三十元港幣）名爲撫育費。嬰兒家長經她們許可去看孩子時，也要出一筆錢。第二，向該市商號募捐。第三，寄該院嬰兒相片回國去，向加拿大人民募捐，請女修會撥款。

該院專收女嬰，不收男嬰。當你將嬰孩送到那裏收養時，她們必先叫你填具切結，內容是孩子生死不負責任，入院後不許親屬探望（每月有錢給她的准許探望）。她們收到嬰孩後，發給一張號碼字，然後將嬰兒放置於地下室，等到一天或半天才去看他，如果嬰孩沒有死的話，才去抱她施行洗禮，轉入嬰兒房；如果死了時就投到特設的死仔井去（死仔即死嬰之意）。『死仔井』是她們早就僱工掘好的二、三丈深，五、六尺闊的井窟，井口做有木蓋，嬰兒死了，便把她全身衣服剝光，用麻袋或竹籬抬

到井邊，拋放下去，原蓋蓋上，並加鐵鎖，每週放石灰一次，好像醃鹹魚一樣。該院案情揭發後，工作同志前去檢查，將井蓋揭開來看時，只見小屍體縱橫層疊、慘不忍睹。這就是被她們『送上天堂』的人，這就是她們殘害嬰孩後『聰明』的簡單埋葬辦法。據院內一位盲女說：『這樣的井窟，三年來僱工造了三個』。據調查，過去二個已填滿，現在那一個已填滿了一半。就這樣，帝國主義僧子手們，在這塊『救濟』的招牌之下，不知埋葬了我們多少無辜的小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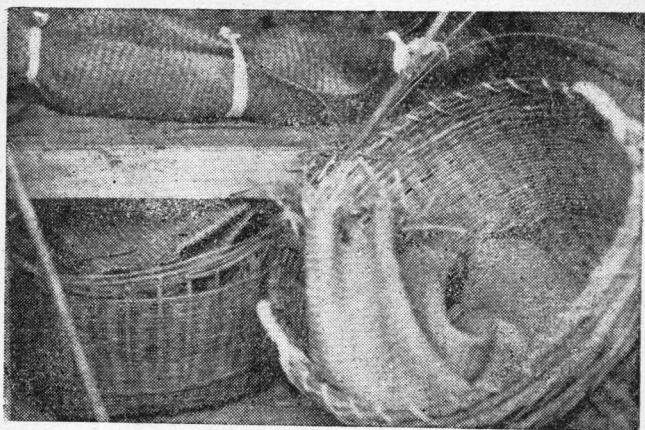


這就是深二、三丈寬五，六尺的屍窟，在這個屍窟裏層層疊疊堆集着不知多少無辜嬰孩的屍體。

據詳細調查結果：自一九五零年一月起至今年二月中旬的一年零兩個月當中，死亡了二千二百一十六名，到三月五日止，僅存二歲以下女嬰四十八名（內病嬰二十九名），死亡率竟高達百分之九十八。若以此爲例，該院設立十八年，每年死亡以二千人估計，可能在她們手裏害殺了嬰孩三萬六千人以上。根據該院年長的孤女陳露茜說：『死人是天天有的事，有一天晚上死了二十個孩子！』

爲什麼死亡率會這樣高，這樣駭人聽聞呢？主要是那些女修道士們完全不負責任，既不重視保育工作，又不重視衛生，待中國人的嬰孩比豬狗還不如。那些女修士生活却非常好，吃牛油、麵包、罐頭、生菓、肉類；穿的潔白衣服，漿熨整齊；住的洋房，睡的鐵床；梳裝室、客室、臥室內，有鋼琴、濾水器、電冰箱、抽水馬桶、電燈，佈置得十分完備；房裏堆滿着二三百個食物罐頭，可以說是應有盡有。可是孩子們的住房課室，一律不許裝電燈，吃的是無油青菜，穿的是破舊衣服，蓋的是爛軍毯。她們自己喝濾水器濾過的水，嬰孩沖奶却用濁黃的井水；她們五個修女，用二個暖水壺，七八十個孩子晚上沖奶僅用五個水壺。

對孩子們的疾病，她們也是滿不在乎的。該院沒有醫生也沒有護士，有病的嬰孩即由副院長高忠臣給藥服食。高忠直並沒有學過醫，僅學過一二年看護，看病時也不開處方箋，又不填寫病歷表，一切馬虎從事，視嬰孩生命如草芥。只要走進該院，就可發覺幾乎所有的孩子，臉上都是被蚊子咬得紅點密集。因爲沒有經常換尿布和洗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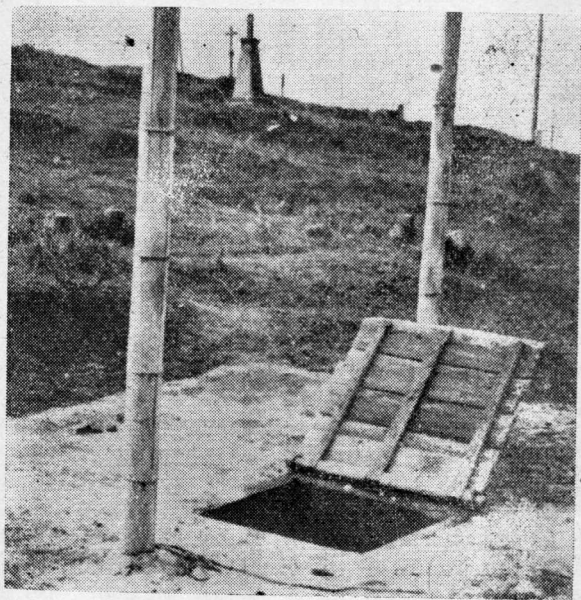
衣服，那些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的嬰孩，十之八九屁股肌肉都紅爛不堪，還生着滿身

被修女摧殘致死的嬰兒屍體，用草包捆紮着，準備投入屍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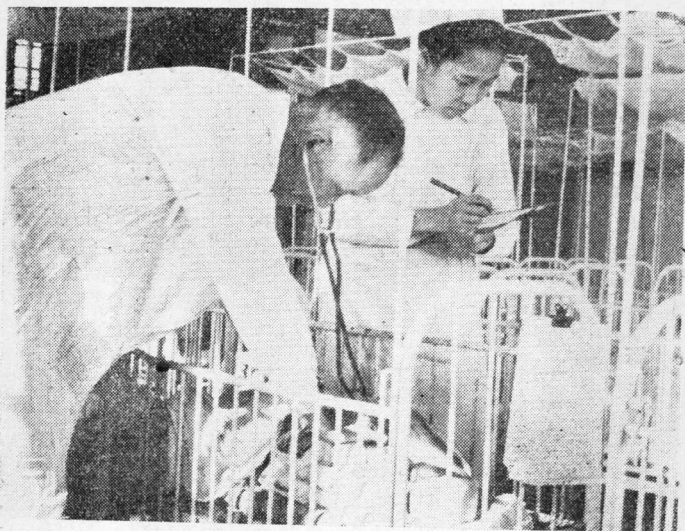
蠱子。孩子們的尿布很薄，又沒有及時更換，有時孩子撒尿後，把背後衣服全部都濕透了，還是讓她躺在牀上。全院大小孩子都沒有棉衣穿。據黎鋒，張鑑傳醫生的檢查結果，病的二十九個嬰孩中，絕大多數是患的肺炎。爲了哄騙孩子不哭，每個孩子佩用假奶咀一只，三天五天也沒有給她洗滌。孩子們吃奶時，一個奶瓶，一個奶嘴，輪流供吃。病的嬰孩四五個人放在一張小牀上。甚至將死了的嬰孩也混在一起，因此沒有病的也就傳染上了，有病的只有加速死亡。有一次記者去參觀，看管嬰兒的老婦人忽忽忙忙把死嬰放在一個牀上，並落下蚊帳，企圖遮掩。記者問及，便說：『這是患重病的。』但打開蚊帳一看，原來是死嬰，她才改口說：『剛死的』。

對於孩子的保育工作，那些修女一向是不

親自動手去幹的，白天靠那些養大了的女孩去做，晚上爲嬰孩們沖奶粉，換尿布，都由一個十三歲值夜的女孩及一位盲女去做。全院只有兩個中國籍的助理員是該院年長的孤女。另外還有八個十三、四歲的孤女和兩個五十歲的老婦人，她們在院內作洗衣服，看嬰孩及種菜等雜務。這八個孤女中有兩個是瞎子，兩個手足殘廢，一個啞叭，兩個老婦人中也有一个是瞎子。看管嬰孩的大孤女都是容顏憔悴，衣衫襤褸，赤着脚在冰冷的水門汀地上行走。她們見了人時，目光黯淡，什麼都不敢說。



聖嬰育嬰院，特設的屍窟，專爲拋棄死嬰之用，該井位於聖嬰院附近之山崗天主教墳場上。



廣州『聖嬰育嬰』由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廣州分會接管後即派駐醫生和護士爲兒童們檢查身體與診治疾病。

在這批『慈善』的修女們掌握之下，我們孩子過的竟是這樣的非人生活。孩子們還可享受教育的權利麼？有的請看，這就是孩子們所受的教育：收養在該院的孩子，由會說話時起就教她們念聖詩，每天有一二小時教她們認法文和誦詩，教孩子們認幾個中國字，只是由二個年長的女孩子去教。早上一定要去作彌撒；吃飯前把飯菜擺好，集體念經詩約十分鐘；天氣熱了，飯菜上爬滿蒼蠅，天氣冷了，使得飯菜冰冷，才給她們吃，飯後也同樣念一次，在胸前劃一十字後才退席，那些孩子們受了她們

這種毒化教育，遇事都說是天主造的，一天不舉行彌撒，就說將來不能升天堂。因此使得她們一天不作彌撒，整天也不舒服，惟恐上不了天堂。這是最毒辣的手段，她們要從思想上去麻醉我們年幼無知的孩子，使孩子們不知道『天堂』以外的事，只知道服從她們。

由於以上所述事實，帝國主義份子的所謂『慈善』已被完全揭穿，那些修道女原來是在修她們個人享受的道。嬰孩的死亡率達到百分之九十八，這是聞所未聞的最高紀錄。成千成萬的嬰兒死了，那都是被紅光滿面的修女虐待而死的，他們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嬰兒們的血肉！這是鐵的事實，毫無申辯的餘地。但在人民政府面前她們是不肯承認自己的罪過的，她們謾罵於天主、硬說：『我們沒有罪過，嬰孩死亡是天主的意思，我們沒有辦法。』由此，我們看透了，帝國主義『慈善家』們是在消滅我們的後代，這個消息在報紙揭露後，許多羣衆團體無不義憤填胸，紛紛開會要求人民政府予以嚴厲處分。

南京『慈愛育嬰院』

南京『慈愛育嬰院』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原係國民黨匪幫蔣經國、特務毛慶祥等創辦，以美國駐僑國民政府顧問團團長魯克斯夫婦爲顧問，毛慶祥之妻邱珊英爲院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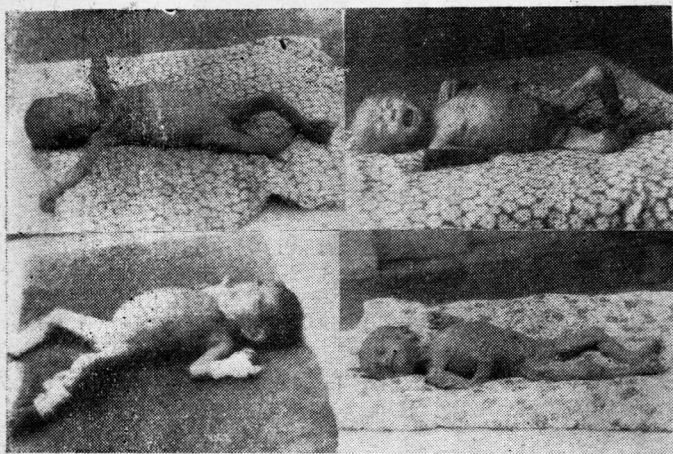
沿革和背景

南京解放前（一九四八年冬），國民黨反動政府忙亂撤離，該院負責人亦飛逃台灣，院長改爲天主教修女薛廣秀担任。以後並由天主教聖神會及聖言會先後介紹美、法、奧外籍天主教修女十六人入院工作，以德籍修女傅慧芳（Farscher Agnes）任副院長，實際掌握該院行政及經濟大權。自這批修女入院以後，該院原有工作人員即被陸續解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邱珊英離開該院，就有職工二十二人於同一日被解僱離院。南京解放後，該院復隱藏自山東逃來的惡霸地主（天主教徒）在院工作。至此，所謂『慈善』機關，竟完全變爲掩護帝國主義份子爲非作歹的魔窟了。

驚人 的 死 亡 率

該院在外籍修女的主持下，虐殺嬰兒情形極爲嚴重。根據該院嬰兒入院、出院、死亡登記簿統計，死亡率非常驚人。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入院嬰兒六十九名，死亡五十四名，死亡率竟高到百分之七十八點二六。再根據一九五〇年一月份至五月份的統計，死亡率幾乎在逐月增加。一月份收進嬰兒十八名，死亡十一名，死亡率六一。一一。五月份收進嬰兒十二名，死亡十名，死亡率八三。三三。五個月共收進嬰兒七十九名，死亡五十五名，平均死亡率爲百分之七十。

一百個孩子，死去七八十個，任何人聽到都要心寒。然而，『慈善』的外籍修女們親手殘殺了無辜的中國孩子之後，還高興地對中國教徒及該院員工們說：『我們應



上面這四個極度營養不良的孩子，身患七種疾病。
奄奄一息，形同骷髏。

『他們
上天堂
去了！』

該爲他們的死而快樂，因爲他們現在已升到快樂的天堂去了！『天堂』真快樂麼？她們自

己願不願意上『天堂』去呢？據因看進步書籍而被開除的該院總務幹事崔天培說：一九四九年五月，有一個五十八歲的外國修女害盲腸炎，慌得他們趕緊叫四個工友抬到中央醫院去動手術，一次就化了五十多萬元人民幣，並且有的修女還哭了，怕她到『天堂』去。工友們反映：『爲什麼你們自己倒不喜歡上天堂去呢？』這批修女們的『慈愛』乃是存心殘害中國人民珍貴的幼苗！

未死嬰兒，奄奄一息

在那樣嚴重的死亡率威脅之下，能够活下來的孩子，實在太『幸運』了。但這些今天活着的孩子，

也許明天會遭到他們死去的同伴們同樣的命運的，因為他們沒一個有健康的身體。據一九五〇年八月的檢查在當時五十六個嬰兒中有百分之九十七患營養不良症，其中極度營養不良，致難挽救生命者佔三分之一；五十六個嬰兒中患有十八種疾病（畸形、盲啞不在內）；患皮膚病者佔百分之九十八，砂眼百分之八十一，肺病百分之三十二（僅憑聽診）；最嚴重的一個嬰兒患有九種疾病。這些嬰兒都奄奄一



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南京分會派員接收後，將這些兒童從死亡綫上搶救出來，經過半年的調養，一個個都恢復了健康。

息，形同骷髏。嬰兒受惠，已經二歲了，才只有八斤十四兩（市稱），腦天窗都還沒有合上。我們的孩子，就這樣在死亡綫上掙扎着。

嬰兒們

受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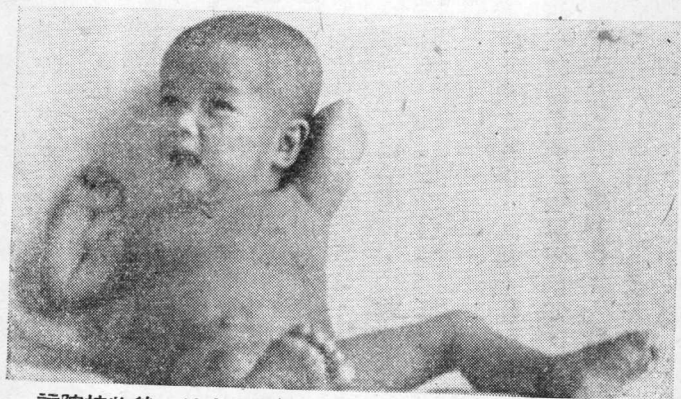
虐待

這批外國修女們只圖自己享受，吃的是牛奶、水菓、火腿、香腸；而孩子們呢？比起來實在差得太遠了。該院養着四頭乳牛，外國修女們每天喝牛奶好幾次，沒有孩子們的份。乳兒每天只喝半磅打過奶油的奶水，加上一些豌豆粉和米湯；匍匐兒每天只吃四次米糊，五六個人共用一份餐具；幼兒則每天三頓稀乾飯，每頓一鍋青菜湯，連吃一點豬油都被取消了，理由是『吃了會拉肚子』。從孩子們在飲食上所受的虐待，我們就知道了爲什麼百分之九十七患着營養不良症，而薛廣秀、傅慧芳却以先天不足，遺傳梅毒的原因掩飾其虐待嬰兒的罪惡。根據醫生的檢查，孩子們死亡的原因，並非先天不足，更非遺傳梅毒，五十六個嬰兒中，只有二個梅毒患者；而且在死亡登記簿上，明明寫着死亡原因，百分之九十八是『枯竭』兩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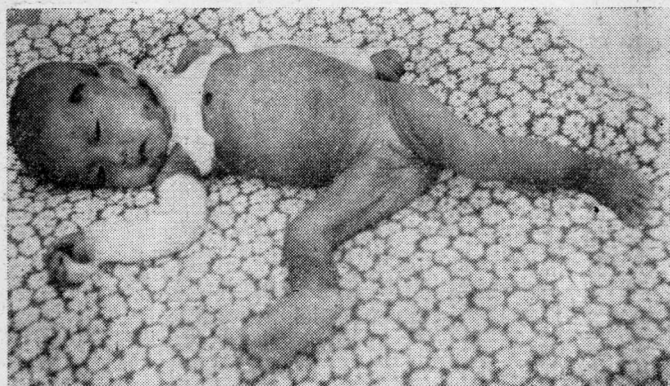
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處處受着虐待。四五個孩子共用一盆水洗臉洗澡，疾病不分；因爲不換洗尿布，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臀部紅腫潰爛的；喂嬰兒的奶，只把奶瓶往孩子嘴裏一塞，冷熱、死活，要不要吃，什麼也不管。二歲的孩子，就教他們學念經，劃十字，小孩們若是『冥頑不靈』，則罰不吃飯，坐禁閉室，或者痛打一頓。孩子們有什麼罪，應受這樣的虐待？他們過着這樣非人的生活，怎能不死，不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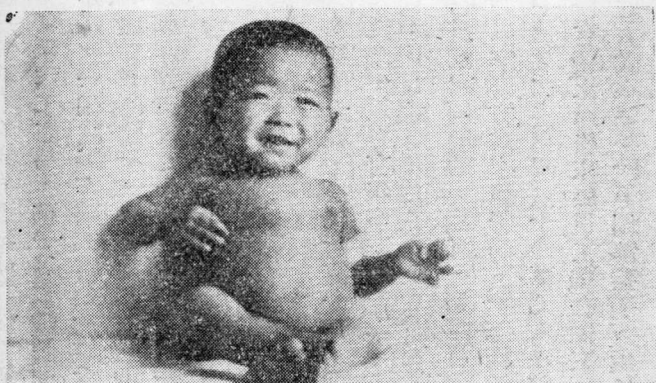
這個小孩名叫愛惠，已經二歲了，但只有八斤十四兩（市斤）。由於營養的極度不良，所以生有六種不同的病症。這個小孩不但不能直立，而且也不會說話。



該院接收後，愛惠經過救濟分會醫務人員的半年診治和調養，已逐漸健壯，並能牙牙學語了。



這個小孩名叫愛和，才七個多月，害了嚴重的皮膚病和營養不良。



愛和經過救濟分會醫務人員的妥善診治以後，不僅皮膚病大部痊癒了，而且日漸肥胖。